

让汨汨甘泉流向千家万户

熊红久

逐梦

2020年5月20日,一个难忘的日子。这一天,来自慕士塔格峰的冰川雪水,跨越上百公里的主管网,汨汨地流进新疆喀什地区伽师县城,又通过1000多公里的支线,流进乡村,流进每一户人家,结束了当地群众数百年吃苦咸水的历史。这一天,从乡村到县城,处处洋溢着欢声笑语。

也是这一天,暮色初降,一辆汽车驶离灯火通明的伽师县水利局办公楼,朝着喀什方向疾驰。

副局长王磊的声音带着哭腔:“刘局长,你早就答应,只要一通水,你就住院。你看看,都病成啥样了?”

刘虎的头无力地枕在车椅靠背上:“我说了,不要紧,等把手头的工作做完,再去医院也不迟。虽然通水了,后续工作还很多呢。”

“绝对不行,你的化疗,都耽误半个月了。”司机吾斯曼·热合曼抹了一把眼泪,将车开得飞快。

车子停在喀什地区第一人民医院。王磊和司机架着刘虎,直奔呼吸与危重症科。刘虎请求与病重的父亲安排在同一间病房。

刘虎攥紧父亲的手,半跪在床前:“爸,儿子来看你了,儿子来晚了。”

老人紧蹙的眉头舒展了些,问:“虎子,事情办完了?”

“爸,办完了。伽师全县喝水的事,解决了。”

刘虎正想描述群众喝到甜水的欢快场景,却被父亲剧烈的咳嗽打断。那是父子俩的最后一次对话。那晚之后,父亲一直高烧不退,再也没有清醒过。4天后,人就走了。

二

刘虎是土生土长的伽师县人,打记事起,就跟着哥哥姐姐去村头的涝坝里担水吃。所谓涝坝,就是一个大水坑,四周长满芦苇,浑浊的水里不但有蛤蟆、青蛙、大量的蚊蝇,还有枯枝败叶和垃圾脏物。人们顶多用纱布把水过滤一下,再撒一把碱,沉淀一晚,第二天作生活用水。涝坝水又苦又腥,难以下咽。即使这样,涝坝依然是全村人的生命线。由于人畜共饮、污染严重,许多村民染了病。

1995年春天,伽师县的人们终于等来了好消息。轰隆隆的钻机声响起,一共打了62眼机井。清澈的地下水从一口口井里涌出,人们提着担水的水桶,欣喜地排成长队。水让伽师县陡增了无限生机。涝坝被填埋了,种上了果树,县城马路边也栽种了白杨树等行道树。

然而,好景不长,一场突如其来的地震造成伽师县地下岩层断裂。地下水受到污染,不再适合饮用。

2016年10月,刘虎被任命为伽师县水利局局长,这一年他42岁。上任不到两周,全县的水利站点,他跑了个遍。他的办公桌上铺满了水利施工图:水库设计、渠道建设、管网布置、农田灌溉……

这让副局长阿巴斯·斯迪克备受鼓舞。阿巴斯·斯迪克高考第一志愿报了河海大学水利工程系。毕业后,他又义无反顾地回到家乡,立志为家乡的水利事业做贡献。伽师县水利局汇聚了一批热爱水利事业的工作人员,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心愿:一定要让乡亲们吃上甜甜

的水。

2017年,刘虎主动申请到单位帮扶的古勒鲁克乡欧吐拉古勒鲁克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

第一个月,他就马不停蹄地访遍了全村的296户人家,他与村民谈心,了解情况,更与群众吃住在一起,劳动在一起。

在入户走访的过程中,村民发现刘书记经常咳嗽。村干部劝他去医院检查一下,他说春耕太忙,等全村的棉花播种完了再去。一直拖到5月中旬,他才赶到喀什医院。拍片发现肺部有问题,再活检,确诊是恶性肿瘤,直径已达7厘米。刘虎拒绝了手术,说自己还在驻村,不能耽误工作,还是以化疗为主。化疗之后,医生高兴地告诉刘虎,效果很好,肿瘤已经缩小了1/3,让他一定坚持每月化疗一次。

回村的路上,刘虎叮嘱司机,不要透露自己的病情。此后,刘虎每个月去一趟喀什化疗,都是晚上去,一早就赶回村里。

回到村里,村干部转给他一封信。这是在伊犁师范大学读书的凯力比努尔·赛来写给父母

的。由于家里贫困,她不想给家里增添负担,想放弃读书,回村务农。刘虎找到孩子父母,希望他们能支持孩子读书,自己一定想办法帮忙。3天后,刘虎把6000元生活费给女孩,并写信鼓励她好好读书,将来回来建设家乡。

刘虎还帮助艾尼·买买提的儿子阿尔曼·艾尼治眼睛,帮助村民托乎提·吐地开商店,给阿米娜·肉孜安排公益性岗位,给图尔迪·卡斯木老人送菜苗子……驻村两年,许多家庭都得到过刘虎的帮助。

三

2019年2月,在喀什地区水利局,局长王博紧紧握住刘虎的手:“刘虎同志,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自治区正式批准了伽师县城乡饮水安全工程方案,总投资17.49亿,跨越3个县,干支管线总长1827公里,这可是目前国内投资最大的饮水安全工程。要求2020年6月前,必须通水。”看着因病消瘦的刘虎,又补充一句:“现在只有16个月,担子很重啊!刘虎同志,能否啃下这块硬骨头,我最担心的,是你的身体……”

“王局长,我身体没问题。我知道伽师人对甜水的渴望。拼了命,我也要干好!”刘虎说。

王博再三叮嘱刘虎,一定要保重自己的身体。

早在一年前,还在驻村期间,刘虎就常常带着县水利局的工作人员去寻找水源。他们把方圆数百公里内的河流、水道跑了个遍,又颠簸在崎岖的山道,勘察莎车县、阿克陶县、喀什市可能有水源的地方。刘虎车里放得最多的就是干粮和止痛药,有时赶不回来,就在车里睡一宿,好几次化疗时间,都错过了。经过全面考证,他们最后确定从离伽师县120公里的盖孜河取水。这条河主要由慕士塔格峰、公格尔山等高山的冰雪融化而成,水质清澈,达到国家一级标准。

伽师是全疆最后一个整县水质不达标的地区,即将开工的伽师县城乡饮水安全工程,是水利部挂牌督办的脱贫攻坚重点工程,如果不能如期完工,对不起伽师全县的老老乡亲。刘虎感到肩上的责任重如山!

一个月的时间,加班加点,刘虎完成了65个标段、105个合同的招标和签订工作。

整个工程和每个标段的情况,他都了如指掌,并及时协调各标段进度、各时间点的咬合度。有时候要一天步行20多公里,去寻找最佳的管网布线方案。

卧里托拉克村输水支管道施工现场,砌流量井的混凝土里竟然掺有泥土。平时和颜悦色的刘虎顿时发了火:“咱们改水工程,任何一个环节都容不得半点瑕疵,立即拆掉重砌!”当晚,他召集紧急会议,要求凡涉及项目验收,必须由施工方、水利局负责干部和镇干部三方到场,共同查验,以保证施工质量。

施工最难的地段是穿越盖孜河。刘虎每天都会到现场,盯着导流渠的开挖、指挥围堰修筑、指导预制构件的生产、全程监督混凝土浇灌浇筑等。他与工程师一起钻进钢管里,查看无损探测超声波的检测。等大家都爬上大坡,却不见刘局长上来,赶紧下去,这才发现他已经昏倒在管道口,身子缩成一团,不停抽搐。抬到车上,吃了止痛药,过来的他坚决不去医院,让司机将他直接送到单位,说还有重要工作。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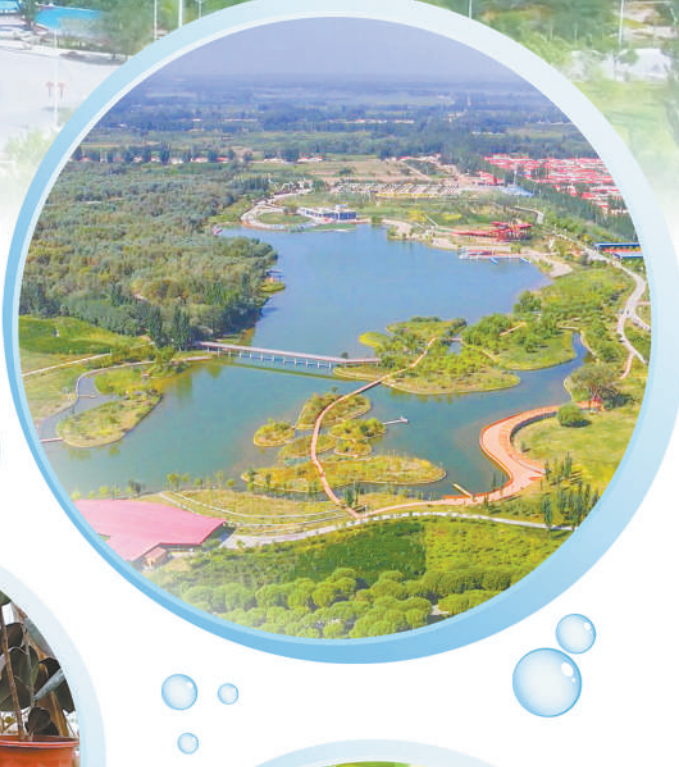
就在水厂建设规划和设备采购论证的紧要时期,刘虎的父亲检查出了肺癌晚期。得知这一消息,刘虎跌坐在椅子上,可面前还有堆积如山的图纸、资料、报表、设备清单……哪一样都离不开他。他只好含泪恳求姐姐,让姐姐替他多尽一份孝,等忙完这个阶段,第一时间就去看父亲。

过了一段时间,刘虎的检查结果也出来了,由于没有坚持化疗,癌细胞已经扩散到全身。医生心痛地告诫,他今后要面对的,是撕心裂肺的疼痛。

他知道自己任务远没有结束,通水只是饮水工程的开始,之后的工程验收、财务结算、水厂运转、水质检测、水流调配、工人培训等阶段性工作和制度性建设还在等着他。他要用生命最后的光彩,尽可能地多做一些工作。

看到刘虎这般拼命,大家既敬重又心疼。

一天深夜,刘虎在上楼时摔倒了,怎么都站不起来,只好打电话请司机把他背回办公室。他拒绝了司机要带他去医院的请求,只要求第二天给他配一副拐杖。



遇见

一位国门卫士的故事

曹卫华

2020年秋,我到西双版纳采风。任务完成后,请一位朋友帮我找个地方,约几位熟人一起坐坐。

朋友安排在一个农庄,去了一看,真是个好地方。敞开的茶室,台阶下面种着花草,茶台的旁边摆着几盆兰花和两盆亭亭玉立的滴水观音。后窗外还有两棵黄果树,桂花香阵阵袭来。

朋友带着一个30多岁的小伙子进来。“晓东!”朋友向我介绍。晓东看着我笑笑。

我站起来与晓东握手,感觉他的手臂十分有力。我不禁想,晓东是做什么工作的?初次见面,出于礼貌,也没多问。

人齐了,我们漫无边际地聊。聊地方美食,聊民族文化,聊域外风情。云南紧挨“金三角”,缉毒形势异常严峻。我从上世纪80年代起一直关注缉毒问题。聊着聊着,我们就聊起缉毒的话题。

晓东话不多,偶尔插两句,却非常专业。他还给我们讲了几个缉毒一线的小故事,非常精彩。

我据此猜测,晓东的职业可能与缉毒有关。

2021年6月,我又到西双版纳出差,晓东知道我来了,要请我吃饭。晓东与上次见面不一样了,大声说话,爽快地笑。饭吃到一半,晓东的手机响了。接了电话,晓东难为情地对大伙说:“实在对不起,单位有急事,我得赶紧回去。”

“没事!工作要紧。”我安慰他说。我没想到,那竟然是我与晓东最后一次见面。一天,我正在写稿,朋友突然给我打电话。电话接通,他却好一阵不说话。“喂!”我主动开口。“晓东牺牲了!”他的声音有点嘶哑。

我一下回不过神来,急忙问怎么回事。

朋友说晚点再把详细情况告诉我。晚上,朋友打来电话。

晓东是云南省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西双版纳边境管理支队执法调查队的警察,牺牲前担任执法调查队的副队长。一周前,他们获得可靠情报,有一个贩毒团伙将携带毒品偷越国境。国境线较长,地形也比较复杂,晓东他们一直在巡查、设伏。

他们巡查到一座荒山,突然听见草丛中有窸窣窸窣的声音。接着发现小路上有3个人,东张西望,鬼鬼祟祟,其中一个背着绿色双肩包。

晓东判断,这3个人就是毒贩。

“站住!我们是警察!”双方距离不远,晓东大喊一声,拔出手枪,首先迎了上去。

那3个人愣了一下,转身就跑。背包的人把装有毒品的包扔到草丛中,企图销毁证据。

晓东拔腿追击毒贩,他离毒贩越来越远。毒贩眼看难以脱身,拔出枪向晓东射击。

紧跟在后面的战友忙于拍摄取证,另一个战友把毒贩扔掉的背包找回来,还有两位战友,紧随晓东身后追击毒贩。

“小心!有枪!”晓东一边提醒战友,一边跑到小路中间,用身子挡住毒贩的视线,同时开枪还击。

毒贩有3把枪,子弹连续向晓东射来。虽然穿着防弹服,晓东腿上、肩上、脖颈上还是多处中弹。他继续咬牙追击毒贩,落在后面的毒贩惊慌地回头看了晓东一眼,晓东顺势向毒贩扑过去。因为流血过多,他一晕眩,一头栽倒。

晓东的伤口血流不止,战友们把他紧急送往医院。弥留之际,晓东醒来,握住一位战友的手,吃力地问:“毒贩抓着没有?”

晓东也曾打算调回普洱,照顾年老的父母、年幼的儿女。但就在牺牲前一个多月,他把请调报告撤回来了。他说,干了这么多年,始终放不下这里的工作和战友。

今年3月26日,朋友打电话告诉我,30日将在景洪市勐龙烈士陵园为晓东举行安葬仪式。

我马上订了机票。我要去送送晓东。勐龙烈士陵园正门内,耸立着一座人民英雄纪念碑。

肃穆的横幅、洁白的鲜花,晓东身着警服的照片挂在塔前。

我仁立片刻,把一束鲜花放在晓东墓前。



西双版纳风光。

影像中国

大地

张大庆摄影 版式设计:赵德汝